

复盘郑州地铁五号线救援：乘客砸窗自救，妇孺先撤离

2021年7月21日凌晨1点左右，河南交通广播记者小佩打开手机，面对上千条涌来的问候信息，她哭了：“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这么重要。”

7月17日开始，河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，郑州更是遭遇罕见暴雨。郑州气象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，7月17日20时到20日20时，三天的过程降雨量617.1mm。其中，小时降水量、单日降水量均已突破自1951年郑州气象观测建站以来60年的历史记录，罕见的暴雨导致郑州多处公共设施被淹。

7月20日晚上，采访途中的河南交通广播记者小佩和数百名乘客被困在地铁5号线上。小佩的求助信息引发高度关注。在经过4个多小时的等待和救援后，小佩和其他乘客于当晚10点全部获救并撤离。

据央视新闻报道，7月20日18时许，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后进入正线区间，造成郑州地铁5号线列车在海滩寺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停运。此地救援共疏散群众500余人，其中1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、5人受伤。

小佩和绝大多数乘客已经平安到家，但这次惊险撤离所带来的后怕与感动并未消失。

一

雨至少已经下了一天一夜。7月20日上午11时，郑州交通广播频道的播音员小佩和同事外出采访，实时播报路况信息。

雨越下越大，雨伞和雨衣很快失去作用，她们浑身湿透。到下午，有消息称郑州地铁一号线部分地铁站出现积水，小佩又和同事前往采访，并做了连续报道，向市民发出预警信息。

下午5时许，郑州市许多地方被淹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关注，天气预报显示暴雨天气暂时不会停止，小佩所在的单位也需要人员值夜班。

采访暂时告一段落，小佩决定先回家一趟，把淋湿的衣服换掉，安顿好孩子后再去单位值班。当时地面交通陷入瘫痪，她和同事只能坐地铁。

小佩回家需要先乘三号线，再换乘五号线。她家附近的积水已经很深，丈夫觉察出危险，询问她的位置后准备到站台接她。

夫妻二人约定在五号线的换乘站海滩寺站汇合。下午5时35分，小佩到达海滩寺站，丈夫已经提前赶到，几分钟后他们进入地铁车厢，前往沙口路站方向。

地铁到达沙口路站时，车厢里突然开始广播，“说要临时停车20分钟”。透过玻璃，乘客们已经可以看到地铁外的轨道上有积水。

但大家并没有太担心，“毕竟我们在车内”，她说。没过多久，一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赶来，要求乘客随他到一号车厢紧急疏散，但众人走到一号车厢时门并没有打开，

又被带回。接着大家发现地铁开始向反方向的海滩寺方向开。

但地铁开了不到2分钟又停了下来，此时车厢里已经进水了，水位上升很快，迅速淹没了脚踝。此时是下午6时5分，小佩仍在工作群里直播五号线的运营情况，那时候大家仍然觉得地铁是安全的。

一名工作人员赶来，通知大家做好准备，需要到前端车门紧急疏散。

此时地铁并未靠站，而是停在隧道里。大家从前端车门出来，到轨道旁边台阶上，扶住台阶旁边的抓手。隧道里的应急灯打开，几百人顺着光线向海滩寺站方向缓慢移动。

为了准确告知救援人员自己的位置，小佩特别留意到，她握住的抓手上的编号为195号。此时，地铁轨道变成了一条湍急的河流，浑浊的水流速奔向前方。

晚上6时40分许，大约走了十几分钟，有人喊了一句“往回走”，前方再次遇到阻碍。队伍太长，消息很难传到后方，于是有人建议相邻的人拍着彼此肩膀，将消息传递出去，隧道里回响着“往回走，快走”的声音，队伍并未混乱。

后方无路可走，于是大家又被要求回到车厢，车门被关上。这时水流进入车厢速度变快，有人站到了座椅上，小佩和丈夫仍站在车厢地板上。

小佩看到外面的水位已经高过车厢，在车厢外晃动着，好像下一秒就要压破玻璃。小佩继续在工作群直播进展，她也告诉领导和同事，这里的情况紧急，需要救援。后来她才知道，单位领导一直在与消防救援部门沟通。

小佩不会游泳，她一只手抓着扶手，一只手抓着丈夫的手，等待救援。车厢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。为了保存手机电量，她将手机调到了省电模式。

二

大家商议逃生策略。有人建议将车厢玻璃砸开，水涌入后或许会呛口水，但大家可以逃生。有人反对，认为砸开玻璃后洪水会将车厢淹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双方僵持不下，车厢内缺氧愈发严重。

小佩也感到呼吸困难，很难说出口，旁边的人和她一样大口大口喘气。她变得昏昏沉沉，求生的本能驱使她死死拽着扶手。

无奈之下，晚上7时35分左右，小佩连发两条微博求救，“所有应急、消防，请救我们！我们被困在五号线隧道（海滩寺—沙口路站），请扩散！车厢内的水到胸部了！我已经不会说话了，求救！”

她又在朋友圈发了求助信息。在她拍摄的视频中，车厢内的应急灯不停闪烁，车厢外的洪水急速流动，车门的缝隙有洪水透入。“外面的水已经到这个位置，我手机马上

快没电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条微信。”她带着哭腔说。

此时她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孩子：老大已经13岁，老二才4岁半。今天她不能按时回家，如何向孩子解释自己身处的险情，这让她感到焦虑、无助。最终，她选择不说，并相信救援人员会到来。她只将情况告诉了父母。

“我本来可以早点发出求助信息，但是不想让大家觉得我为自己占用公共资源。”她后来告诉界面新闻，情况到了最紧急的时刻，车厢内还有几百人，她才以记者身份发出求助信息。很快，“河南交通广播记者采访被困”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关注，许多人致电她询问状况，消防力量也正在紧急准备。

晚上8时10分左右，车厢内的水位已经快到胸口，车厢外的水位则已经高出头顶，有2米多高。由于车厢内缺氧，已经有人呼吸困难。情急之下，一个高个子男子取下车厢内的灭火器，朝着车厢玻璃顶部砸去，试图砸开一道口子，让外面的空气进来。

“砰、砰、砰”的撞击声寄托了几百人的希望。大约砸了七八分钟，玻璃裂出一个窟窿，车厢内的缺氧状况才有所缓解。“幸好砸开了，不然缺氧的情况可能更严重。”小佩回忆说。

求助信息发出后不久，小佩接到的消防部门的电话，对方详细询问了她的位置，并表示会尽快赶来。小佩的心情舒缓了许多，她鼓起声音在车厢高喊：“大家保持镇定，救援人员很快就到。”大约五分钟后，前端车厢的人说看到车厢外面有光。“那一刻，我们都觉得有救了。”小佩说。

前端车门再次被打开，但此时地铁已经被洪水冲击得偏离轨道，原本站在车厢上一步就可以跨到的台阶，此时距离台阶有两三米远。

消防人员以输水带为安全绳，一头系在台阶旁的抓手上，一头系在车厢里，让乘客们扶着安全绳往台阶上撤离。“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救援人员都站在洪水里，水就在他们的脖子下面打转。”小佩说。

三

撤离时，车厢里有一名男子喊道，“让老人、孕妇、小孩子先走”，其他男子都积极响应。接着是体力尚可的女性走，男人最后走。“真的跟电影里一模一样”，小佩说。

当时是下班高峰期，老人并不多，但有不少妇女和小孩。男人们给这些弱者让开道，搀扶着这些人离开。小佩的丈夫和其他几个男性乘客跑到末端车厢，帮助其他乘客撤离。晚上9时30分，小佩车厢撤离，此时她的丈夫仍在帮助其他乘客。她想留下陪着丈夫，但丈夫让她先走。

此时，隧道里的水“像山洪一样”，仍然

非常危险。她想，“万一有一个人出事，还有一个照顾孩子”，她便先离开了。

撤离的道路是隧道旁边的一条台阶，大约只有五六十厘米宽，两个人很难并行，但救援人员仍走在靠近洪水的外侧，扶着一些体弱的乘客。小佩注意到走在她前面的女子很虚弱，背上还背着一个很沉的背包，于是从她身上取下背包，帮她一直背到站台处。

到达站台后，小佩哭了，“我感觉太可怕了，我也太幸运了”。其他人乘客或扶着墙壁哭泣，或蹲下失声痛哭。小佩借了一个手机，给父母报了平安。她看到3名医生正在抢救乘客，人手紧张。有医生询问谁能做志愿者。她觉得自己的体力尚可，举手应承，帮助医生们递工具，照顾乘客。

突然，有人喊能不能帮忙拉一下救援绳。用水带临时替代的救援绳很长，一头系在隧道内的抓手上，一头伸到车厢里，救援人员需要让救援绳保持拉直状态，撤离的乘客才能扶着救援绳安全出来。小佩又过去和其他乘客一起，使劲将绳子拉直。这一幕让她动容。

四

小佩在站台看到，一位年轻的医生正在抢救一名乘客。医生说，此人失温了。医生让他保持镇定，又询问周围的乘客是否有糖果。小佩的口袋里还有几颗口香糖，于是递给了这名乘客。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这名乘客才慢慢恢复体力。

出于职业的敏感，小佩询问这名医生的名字，但对方告诉她，自己的名字不重要。这名医生告诉她，这是他研究生毕业后，第一天上岗，身上的白大褂是早上才从医院领取的。小佩注意到，这件白大褂上满是泥巴。小佩帮那些失温的乘客盖上军大衣，给他们按摩手掌手背，“力所能及地做点事”。

晚上10时许，车厢里所有的人才全部撤离出来。10时30分左右，更多救援人员赶到。他们告诉小佩人手已经足够，她可以离开了。小佩和丈夫从地铁站出来，道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膝盖，许多地方都停了电，光线昏暗。

他们想就近找个酒店住下，但是附近的酒店已满。他们找到一个洗浴店，但这里连地板上都躺着人。他们只能摸黑回家。走到一处涵洞时，她发现水位太深，有淹过头顶的危险，只能退回来，绕到高架桥上，徒步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家。

小佩到家应是7月21日凌晨1时许。原本家里的门会反锁，但今晚没有。她知道，孩子在等她回家。房间内，孩子给她放了一杯凉开水，还留下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了一段话：“妈妈，凉开水你一定要喝。”

“今晚我还能够回到家，我觉得自己太幸运、太幸福了。”她哽咽道。

